



祖国的儿子

孙根喜

祖 国 的 儿 子

孙 根 喜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疆 经 济 文 学 发 行

新 疆 新 华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frac{3}{4}$ 印张8插页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 10098·65 定价: 0.51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苦难的岁月	(14)
第二章 加勒肯哥哥回来了	(45)
第三章 巴扎上	(66)
第四章 努尔坦的命运	(87)
第五章 布勒布勒村遭劫	(114)
第六章 云杉树下	(132)
第七章 强迁途中	(141)
第八章 伊犁河边	(157)
第九章 爷孙俩	(179)
第十章 在苏合勒山谷里	(196)
尾 声	(212)

引 子

一八七一年夏天，在我国美丽富饶的伊犁河谷上空，来自西部的乌云滚滚涌动。那形似妖魔鬼怪的云块，舞动着它的黑爪，翻腾着满身黑鳞甲的躯体，向碧绿的、向银色的伊犁河、向花园般的田园村庄扑来。

从前方避难而来的人们，当他们经过布勒布勒村时，便给全村人民留下了一连串的前方消息：

早就对我国新疆垂涎三尺的俄国老沙皇，为了侵占我国新疆，竟派出两支先遣部队，一支侵占了我新疆的博罗胡吉多尔地区；另一支侵入我国伊犁的特克斯河上游，占领了穆扎尔特卡伦，切断了天山南北的交通。

那年五月，沙皇俄国的军官巴利茨基少校率领一支军队侵入我国固尔扎（今伊宁一带），完成了军事

侦察任务后撤回俄国。

沙皇俄国在完成上述部署后，紧接着大耍无赖，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以搜索逃入伊犁的“盗马贼”塔再别克为名，派出以俄国七河省（今苏联阿拉木图）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为司令的一千七百八十五名士兵和六十五名军官，依靠大炮、步枪，侵入我国伊犁地区。

面对外来侵略，中国爱国军民进行了英勇抗击。

在克特缅山区峡谷，我们的大兵（清军守防部队）和当地各族人民，布置各种障碍，与侵略军短兵相接，浴血奋战，五百多名勇士壮烈牺牲。

当俄国军队越过霍尔果斯河向伊犁进兵时，四千多名塔兰奇（维吾尔族）爱国群众，在阿利图姆山区筑垒抗击，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消灭了许多敌人。

在固尔扎，侵略者受到当地人民的顽强抗击，被打得焦头烂额，他们就象急疯了的恶魔，一下就屠杀了当地回族同胞的一半人口。

.....

哥萨克骑兵逼近的消息又传到了布勒布勒村，全村就象往油锅里泼了凉水，顿时炸开了。谁愿意当亡国奴？谁甘心任凭豺狼宰割？在这危急时刻，村里著名的打猎英雄哈森拜出阵了。他带领全村两千多名

男女老少躲进了苏合勒山谷。男人们都用砍刀、铁叉、猎枪武装起来，时刻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不幸终于降临到布勒布勒村人民的头顶上。

这天傍晚，一支哥萨克骑兵突然窜进了山谷。生死搏斗的时刻来到了，哈森拜带领男人们与匪徒厮杀起来。为了掩护妇女儿童免遭敌人的残害，哈森拜让人马边战边退，将敌人引开。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空拉上了夜幕，双方的伤亡都很大。

哈森拜的父亲依沙拜克牵着孙女吉孜莱在前面默默地走着，即将分娩的媳妇跟在他们后面。媳妇忍着临产的疼痛，迈着艰难的步骤，静听着不远处厮杀的吼声。

躲在苏合勒山谷里的人们啊，每颗心都象东不拉的琴弦绷得紧紧的，他们在替自己的亲人担忧着呢。

黑暗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依沙拜克老人以为是亲人回来了，立即迎上前去喊道：“哈森拜！哈森拜……”。

“少尉，”一个哥萨克骑兵用俄语喊叫起来，“他们的人在这儿呢。”

依沙拜克老人大吃一惊。

山坡上吼叫着：“不准乱跑，现在由少尉先生向

你们训话！”

夜幕中，只听见少尉咆哮开了：“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你们跑不了啦！我给你们指出一条活路，赶快把那些抵抗我们军事行动的人拉回来，用你们的眼泪劝他们投降！”

整个山谷一片沉默。

“我再说一遍，”少尉又吼道，“要是不愿意这样做，那么，我将送你们见上帝去！”

谁也没有回答，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哭喊。

“处死他们！”少尉下达命令。

一阵枪栓扳动声。

少尉见仍无人答理，临时改变了主意，对骑兵们吼叫道：“放下你们的枪。我们要让那些厮杀我们的人，全都死在这里，火光就是最好的诱饵。”

“报告，”一个哥萨克骑兵的沙哑嗓音，“我们的火柴都用完了。”

少尉大骂了几句：“把我的火柴拿去。要快！”

山坡上忙乱起来，不一会，从山坡上泼下许多水来，泼在人们的身上、马车和牲畜上。

依沙拜克老人疑惑起来，敌人为什么要泼水呢？当一股股难闻的汽油味扑入鼻孔里的时候，他才猛然醒悟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处境了。于是，他一把背起

吉孜莱，向儿媳妇挥挥手，边奔边喊：“乡亲们，快跑！”

这时，一个火把投掷下来，只听轰地一声响，整个山谷燃起了熊熊大火。人们带着满身的火焰四处奔逃：有的被惊狂了的烈马踩死；有的跑着跑着，倒在火里；一些拚命冲上山坡的人，一个个被哥萨克骑兵的刺刀捅穿了胸膛……

依沙拜克老人背着吉孜莱刚上坡，被一丛灌木绊倒，咕噜噜从山坡上滚下来。这一滚，滚灭了身上的火，却不见了吉孜莱和儿媳妇，他连忙起身去寻找。

火光映照着整个夜空。

突然，山坡上响起了一阵呐喊声，只听哈森拜大喊：“乡亲们，敌人在屠杀我们的父母妻儿，冲啊！”他象一头勇猛的雄狮，带领着男人们冲向山谷。

哎呀，糟了。我那勇敢的鹰啊，你可知道这里是敌人设下的陷阱吗？依沙拜克老人急了，赶紧奔跑着高喊：“哈森拜！不要上当！哈……”

枪声瞬间稠密地响了起来，依沙拜克老人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二

不知过了多久，依沙拜克老人被一阵哭喊声唤醒，只见吉孜菜已经哭成泪人儿了。

天边露出了鱼肚白色。一阵狂风呼啸着扑过来，风里夹带着浓烈的血腥味和呛人的糊焦气。

“哇！哇！”

突然，山谷里飘出婴儿的惨哭声。

依沙拜克老人听见这哭声，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拉着吉孜菜，摇摇晃晃往传来哭声的地方走去。

在被大火烧焦了的丛丛灌木中，躺着许多尸体。他们有的睁着两眼，仰视着天空，好似在向苍天申诉着敌人的滔天罪行；有的紧咬牙关，满脸愤怒，躺在血泊中；有的嘴里咬着一块人耳朵，两手紧攥着敌人的军衣布片；还有些妇女，被大火燃去了头发和衣服，痛苦地曲蜷着两腿，怀里还紧抱着被烧得焦黑的婴儿……

那一张张血肉模糊的脸庞，对于依沙拜克老人来说，是多么熟悉啊。这里面有加勒肯的阿爸阿妈，有达吾提的阿爸，有色勒克的阿妈，还有……这些人平素与他和睦相处，经常亲热地喊他“依沙拜克爷爷”。可是，可是现在却一个个躺在他的面前，含恨离开了

人间。

他望着这些死去的人们，心里涌起了无限悲伤，燃起了万丈怒火。他举起了双手，嘴里喃喃念着《可兰经》①，为死者悲哀地祈祷：愿你们踏入那幸福的江奈特②中去，让克孜尔③狠狠惩罚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哇！哇！”

婴儿的哭声又传入他耳朵里，他领着吉孜莱，绕过一具具尸体，寻找哭喊着的婴儿。

哭声越来越近。忽然，吉孜莱挣脱了他的手，拚命向前奔去。

“吉孜莱！”依沙拜克老人急忙喊她。

吉孜莱奔到一具女人尸体前，扑上去，惨叫起来：“阿妈！阿妈吔……”

阿妈没有答理。她躺在地上，披头散发，脸上全是血，衣裙已被血水染红，怀里的婴儿在哭喊着。

吉孜莱摇晃着阿妈，“阿妈，你醒醒！阿妈，你醒醒呀！呜……”

①在《可兰经》中，有关于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人，将升入天堂的一段。

②哈萨克族传说中的天堂。

③哈萨克族传说中的改变天地的神。

“哇！”

“呜！”

两个孩子的哭声更增加了苏合勒山谷悲惨的气氛。

依沙拜克老人走到儿媳妇面前，看到这般凄惨的情景，他想媳妇一定是在临死前，由于疼痛、憋气，才使肚里的婴儿早产了。一定是在她使尽了最后一口气，将刚出世的孩子搂抱在怀里的时候，她才合上了双眼。

吉孜莱和婴儿的哭声，象利刀阵阵扎在依沙拜克老人的心窝里，他的心啊都快被扎碎了。

他俯身抱起哭喊的婴儿，把他紧紧裹在自己怀里，然后拉起哭得满面泪痕的吉孜莱，说：“莫哭，咱们哈萨克族是不用眼泪替亲人送行的。莫哭！莫哭！”嘴里这么说着，他自己的两眼却已挂满了泪花。

“呖啾啾！”

忽然，一阵马嘶，从对面山坡上奔下来一匹膘悍的伊犁骏马。只见它走到尸堆前，停下坚实有力的步子，低下脑袋，嗅着面前的一具尸体，然后昂头嘶啸几声，并焦急地跺着四蹄。

依沙拜克老人不禁愣住了，这不正是哈森拜骑的

青骝马吗？他急忙喊了一声。青骝马抬起头，灵活地转动着尖尖的小耳朵，一对有神的大眼朝他注视了片刻，瞬间，它认出了主人，便抬蹄甩尾奔了过来。

望见青骝马，依沙拜克老人眼睛里闪出一丝希望的光亮。难道哈森拜还活着？他抚摸着青骝马，跟它脸贴脸地问：“说，哈森拜在哪儿？”

青骝马甩动了几下尾巴，转身又奔到那具尸体前站下了。它嘶鸣蹬蹄，焦急不安。

尸体微微蠕动起来，不一会，只见一个满身血迹的哈萨克壮年汉子，在大口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呻吟。

吉孜莱愣了愣神，猛然扑了过去。

依沙拜克老人内心剧烈跳动着，仔细一瞧，哟，果然是他那刚强的儿子。他颤抖着双手，慌忙不迭地扶起了儿子，连声叫唤着：

“哈森拜！哈森拜！……”

“阿爸，阿爸！”吉孜莱用哭哑了的嗓门喊道，“我要阿妈，我要阿妈呀！呜……”

哈森拜微微睁开两眼，看见了阿爸和女儿，嘴角上挂起了一丝微笑。

吉孜莱满面泪水，亲吻着阿爸的脸额。

依沙拜克老人仿佛被谁掐住了脖子，喉咙口透不

过气来：“孩子，你……”

“阿爸！”哈森拜注视着老人，深情地说，“您别难过，您身上的伤……伤疤，我忘不了，您……您常跟我……我说的话忘……忘不了。”

依沙拜克老人给哈森拜擦着脸上的血迹，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

“您常说：先……先做祖国的……儿子，后做父……父母的儿子。”哈森拜使着劲，吃力地说。

“孩子，你的心是金铸的，你的骨头是铁打的。”依沙拜克老人哽咽着说，“你的行为感动了神灵，胡达赐给你一个儿子了。”

“是吗？太……太好了！”哈森拜挣扎着，看着老人怀里的婴儿，他兴奋得象孩子般的笑着。猛然他想起什么，颤颤抖抖地从怀里摸出一盒火柴。

这是盒俄国火柴，上面印着一只展翅的飞鸟。

“1867”年标记边有着依沙拜克老人不认识的俄文字母。他接过火柴盒，盒子里还剩下半盒火柴。

哈森拜两眼喷着火：“昨晚我在这里拣到的。”

依沙拜克老人想起昨天夜间发生的事情，愤恨地说：“这火柴是那个哥萨克骑兵少尉的。”

“等他长大后，”哈森拜指着婴儿，“把这交……交给他，让……”

“让他永远记住这笔血债！”依沙拜克老人说出了哈森拜要说的话。

“还……还有加勒肯，让他和您一块儿过……过吧。”

依沙拜克老人揉了揉湿润的眼睛，点点头。然后指着婴儿说：“你给他命名吧。”

哈森拜亲了亲刚出世不久的儿子，接过阿爸手里的火镰，使劲打着火镰上的火石。

“莫那伊！”依沙拜克老人喊出第一个名字，用期待的目光扫视着火镰。

火镰冒着火星，但没有燃着。

“胡加思！”依沙拜克老人又喊出第二个名字。

火镰在哈森拜手中剧烈颤抖着，连火星也没有冒。

依沙拜克老人紧跟着喊出了第三个名字：赛肯。

火镰啪地落进草丛里，哈森拜双手无力地搭在胸脯上。

依沙拜克老人心里猛一沉，整个身子就象一下掉进了深海，他颤声呼唤：“哈森拜！你醒醒！哈森拜！我的孩子……”

“阿爸！阿爸咄！”吉孜莱使劲哭喊着。

哈森拜再也没有回答自己的女儿。

依沙拜克老人哆嗦着摸摸哈森拜的鼻孔，禁不住眼泪唰唰地直淌。

“阿爸吔！呜……”吉孜莱抱着阿爸，嘶哑着嗓门哭喊着。

“哇——！哇——！”依沙拜克老人怀里的婴儿，蹬着腿，挥舞着小拳头，也跟着哭喊开来。

依沙拜克老人只觉得眼发黑，身摇摆，整个天地都在晃动着。

“轰隆隆！”

“咔嚓！”

这时，雷声轰鸣，闪电炸裂，天在嘶吼，地在颤抖。

雷电声中，依沙拜克老人全身猛然一震，他坚强地挺起了胸脯，两眼久久凝视着哈森拜。哈森拜仰面凝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只见一只勇猛的雄鹰正在展着矫健的双翅，冲击着张牙舞爪的乌云层。看到这光景，依沙拜克老人鹰隼般的两眼猛地一亮，又看见哈森拜双手捂住胸口，好象在对老人诉说他的心里话。依沙拜克老人颤声说：“哈森拜，你的心就象泉水那么明净，你是要让你的儿子做一只勇猛顽强的雄鹰啊！”

吉孜莱止住了哭泣，瞪着一对惊疑的眼睛，久久仰望着自言自语的爷爷。

依沙拜克老人举起怀里的婴儿，他仿佛在迸泄自己胸中的巨压似的，大声疾唤着：“布里凯特！布里凯特！”

“布——里——凯——特！”

整个苏合勒山谷，整个黑云压顶的天空，一起在跟着老人的疾唤呼应着。

爷爷的高声呼喊，吉孜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害怕地抱着爷爷的大腿，哭叫起来：“爷爷，您！”

依沙拜克老人俯身对吉孜莱说：“孩子，你阿爸给你弟弟取了个最好的名字——‘布里凯特①’！”

“布里凯特？”吉孜莱重复说。

“是的，布里凯特。”依沙拜克老人说着，向苍天呼吼：“胡达呀！请你赐给布里凯特一对坚硬的翅膀吧！”

话声刚落，天空中又一声霹雳，雷声震天，电光忽闪，紧跟着下起了倾盆大雨。

霎时，那轰隆隆的雷击声，咔嚓嚓的闪电撕裂声，哗啦啦的泼雨声，加上苏合勒山谷里的爷孙三人的呼喊声，青骝马的嘶叫声，融合成震撼天地的吼声……

①哈萨克族语，即雄鹰。

第一章 苦难的岁月

一八八一年，金色的秋天来到了苏合勒山谷。

山坡上，一棵棵云杉挺立着几十米高的身躯，尖塔形的树冠，灰褐色的躯干，蓝绿蓝绿的叶片，紫里透红的球果，要多美有多美。山沟间，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黄艳艳的赛草花和萎陵花，蓝紫的龙胆花，灰绿的猫尾花，粉红的白羊鲜，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花，它们要多香有多香。

这里是各种美丽的鸟儿撒欢的场所：芦蒿鸟不时抖动它那栗红色的尾羽，由一个灌丛飞落到另一个灌丛；灰色的山画眉耸起身上的羽衣，边唱着歌儿边将小脑袋有节奏地左右晃动着，好象在打着歌拍；黑鹇在云杉树梢中咕咕、咕咕地欢鸣；几十只灰椋鸟互相呼应着不停地啄吃着昆虫。

忽然，一只灰椋鸟晃晃脑袋，眨眨眼睛，两扇翅